

# 第八届“鲁迅青少年文学奖”大奖获得者 欧彤：从小学就坚持阅读

当年,欧彤是上海进才中学高三学生,对于获奖,她一脸平静。欧彤从小学开始就坚持阅读,虽然已经高三了,但是每周还会抽出时间读文学巨作《百年孤独》。她说:“小学到初中是阅读最疯狂的

阶段”。在这段时期,她阅读了各类世界文学著作。

她说:“因为高中没有其他娱乐方式,只能阅读,在阅读中获得了许多乐趣”。她在决赛文章中写道:“我是你内心世界永不熄灭的呐喊,

我是在这千年人类历史里不肯离开的灵魂”“我们所处的现实归根到底,只是荒原而非理想世界,我们都是站在高墙这边的人,也试图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,向着自由与光明祈祷。”



大奖获得者欧彤

## ◆作品欣赏

### 不见长安

文/欧彤

#### 壹

“别过来。”  
“那里是悬崖。”  
初冬的塞外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雪,她自雪地上踏过,走在前方替我引路。若不是因为双眼被一层素布蒙住,或许我也能看到周围的良辰美景。  
记得往年来这里的时候,苍山覆雪,明烛天南,连青冥都在这大雪纷飞中显得安宁下来。

只是战乱长安,何时才能安宁。

“若是等你眼疾好了,我再带你来这山上看月亮。塞外的月亮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。”少女的声音如同银铃,她大约也是十四五岁的及笄年纪,我猜测着她的模样,突然想到了已经故去的家人。

如果妹妹还在的话,也是和她一般大了。那时候的元宵节,长安的闹市一片繁华,妹妹总喜欢拽着我的衣角,跟在身后不停地唤我“阿姐”。我们挑灯从长亭走到短巷,从暮色四合走到寂静子夜。她对我是那么依恋,而这种依恋一直持续到那一个夜晚,至死方休。

少女突然出声问道:“你在想什么?”

“我有些想家了。”  
“是了,我听村民说你是长安人氏,怎么会想要到塞外来?”

一路上虎视眈眈的人们太多,从长安逃亡至此我未敢与他人有过太多交流,也许是她太像过去那个拽着我衣角的少女,我便随口哄她道:“我来塞外,正是为了看中秋的月亮。”  
她笑起来,仿佛露出了虎

牙:“巧了,我也是来这里赏月的。我自幼无姓氏,他人皆唤我青辞,你怎么称呼?”

“余霜。”  
塞外的雪山罕有人至,在她多日悉心照料下,我的眼睛终于有所好转。只是暂时不能看刺眼的皑皑白雪,只能蒙着眼纱在夜间散步。

纵使当时不能看见,过后我每每回想起来,总会觉得那时的月亮是我一生中最美的风景,比盛世长安更美,比华清宫更美。

青辞总是有很多话说,她有时会说起遥远的故乡,却绝口不提那里的名字;有时会想起自己的家人,却从不肯说他们的姓氏。更多时候,她会说起我像一个人,一个和她血脉相连的人。

“你和我阿姐真的很像呢。我们第一次相见时你蒙着眼纱,我都不敢贸然相认。”她幽幽地长叹。

我摸索着择下药草,一边放在鼻尖嗅了嗅气味,断定是黄耆后收在一边,闻言忍不住笑了笑:“现在还觉得像么?”

“不像了,”她应该是摇了摇头,嘟囔着说,“她可不喜欢医术,但她舞起来很美。”

我佯装正色道:“医术有什么不好,医者当悬壶济世,普度众生也。”

话出口我便怔住了,她原先是笑着的,见我不言也敛了笑意,有些惴惴不安地望着我。我不再说话,一味沉默着择草药。

#### 贰

这句话,原先是我的师父说的。

无论过了多长时间,我都无法忘怀那个晚上。

过去父亲总说,唐不再是原先的太平盛世,皇帝宠信贵妃,奸佞横行,母亲只是叹气。我和妹妹尚且年幼,自以为处在家中的大宅子里便可一世无忧,可以不见长安,不理兴衰。

而我的师父,是我见过最温柔的女人。

“我教你武功,不是为了让你以后伤人,而是在最危急的关头,至少你能脱身。”

那时我懵懂的应下不以武功伤人的誓言,不明白父亲何等一个清廉的臣子,为何会有人想要置我们于死地。却又向往着纷扰遥远的江湖,说:“等我今后学成了,和师父一同远离人间,仗剑江湖吧。”

她只是笑,却从未应答。

那一夜哀鸿遍野,府中的鲜血随着长安的紫陌红尘一道蔓延。父亲打点上下,催促我同妹妹逃命,同母亲去了大堂,一路走,一路高歌,坦然等着前来抄家的神策军。

我没能保护好妹妹,师父现身时替我挡了一剑,一人独自与二十名神策军将士缠斗,兵刃交接,最终是花了眼。

后来我在逃亡的路上才听说,那一夜的余府,无一生还。

记得师父说过:“医者当悬壶济世,普度众生。”

“以后你若是出了什么事,只要有我在,必能保你周全。”

“答应我,不要用武功伤人,否则只会引得更多的杀意与怨怼。”

师父还说:“你走吧,别管我。”

眼睛拆纱布的那一天,我终于看见了青辞的模样。

她与我想象的没有太大差别,有两颗虎牙,刚到及笄的年岁,一身红衣立于雪中。我们指天为誓,指地为盟,对着塞外的白雪义结金兰,再无二心。

她开始唤我“阿姐”,一如我真正的胞妹。她擅长歌舞,说是被人收留之后在长安当舞女,师承公孙大娘。我隐约记得当年宫中是有一位擅长舞剑的佳人公孙氏,八千舞女位列第一,惊动天下。被杜甫称道:“昔有佳人公孙氏,一舞剑器动四方。”

“阿姐,你想回长安么?”  
两年后她终于按捺不住思乡之情,拉着我说起长安的好。回忆起余府和长安的往昔,我忍不住想回去看看当年那件事的收场,答应陪她一同回去。

长安依旧是九天阊阖开宫殿,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长安,只是在这平静下有暗流涌动。她在大街小巷人流最嘈杂之处驻足,道:“阿姐,他们一会就会来接我的。”

她但笑不语,我想后退,却仿佛被定住一般迈不开步伐。直到看见了杨家的轿子抬到,众人纷纷让位。有仆从战战兢兢地对着青辞道了声:“小姐,快回去吧。”

她是杨家之女,是父亲口中的奸佞。彼时杨家一手遮天,奢靡之极。

她突然望了过来,我隐进了人潮之中。

#### 终

十年如潮水,堪堪涌过这乱世。

天宝十五年,安史之乱爆发。我穿上了戎装,在原来的余府前祭奠亡人。一杯酒落进黄土,一半落进喉间。

“……爹,娘,女儿回来了。”  
“还有,师父,对不起。”

我将长发掩进头盔,没人看到泪水流进厚实的盔甲里:“徒儿本无意伤人,只是必须保家卫国。”

我作为军医,随着一批天策军死守长安,想着或许如此便能替父亲完成他最后的心愿。

这大唐露出了战乱的痕迹,由盛转衰,我们终是寡不敌众,穷途末路之际,她一身红衣骑着战马现身战场,双剑替我挡住了身后的武器。

“……是你。”

她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女,眉间多了些肃杀之气,双剑由舞化作利器。她硬生生辟开一条血路,将我拽上马背带了出去。

那是一场酣战,我没能耗尽最后一滴血,却也命不久矣。

她将我带到了城外,一路无言,似乎有温热的泪水砸在了我的脸颊上。

乌云蔽日,烽火连天,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长安了。

“看……长安,不见了。”我喃喃道。

她也抬头看天,轻声说道:“阿姐,长安,会回来的。我再许你一个长安。”

我缓慢地阖上眼,突然想起了塞外的明月和大雪,在严冬中氤氲的雾。

谁信京华烟尘客,独来绝塞看明月?

可我们都信了对方。

饶是在史书上见过了那么多的朝代更迭世事轮回,我还是渴望唐能延续千古,长安能一世太平。仍旧渴望我能回到过去,同师父在林间喝一杯茶,研一笔墨,父母尚还健在,一同看着妹妹谈婚论嫁。

如今长安已不见,徒留那一年的塞外明月。

她将双手覆上我的眼,一如十多年前,周围好似有明月,夹杂着长安的无边飞花,真美。原来,竟是这幅光景。